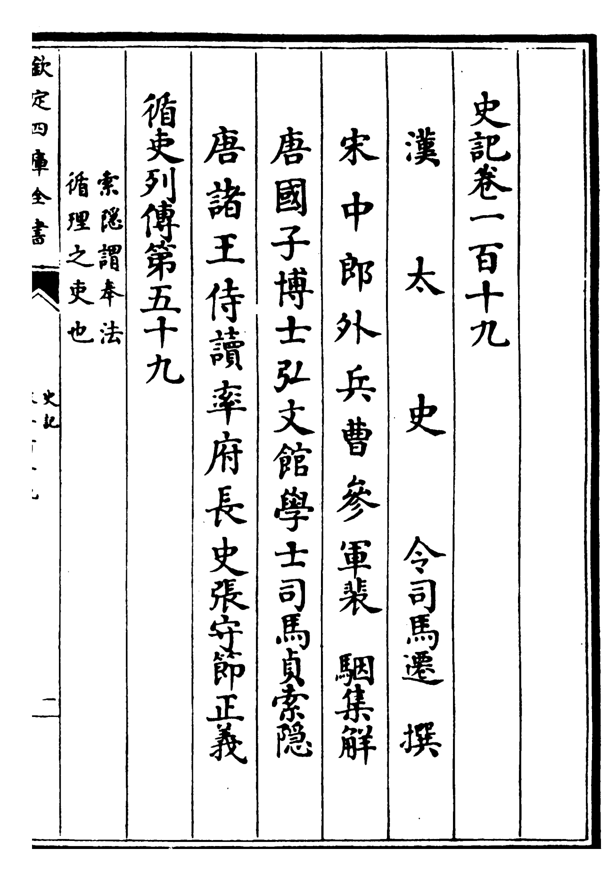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一百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曽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盗賊不起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集解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

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集解駰案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户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

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贄為相索隱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贄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集解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集解駰案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珮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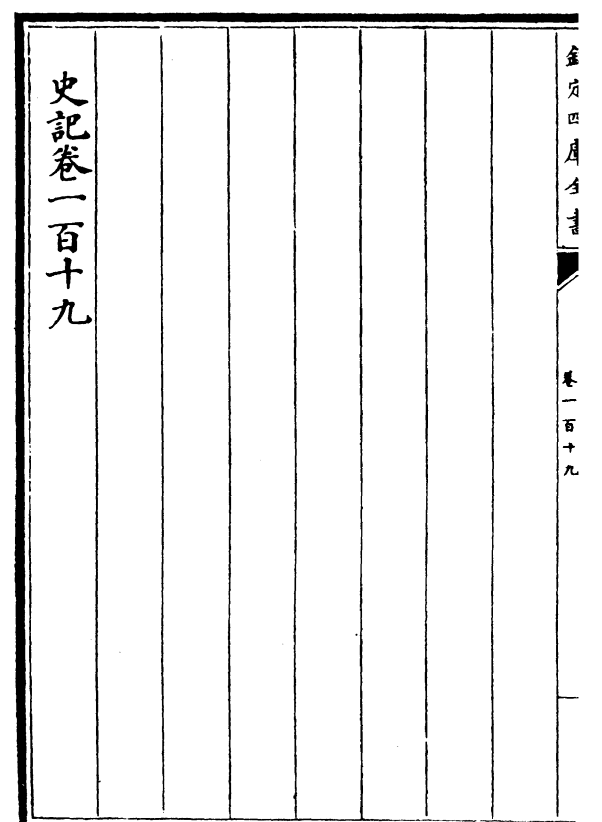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
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
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
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
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
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産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

索隠述賛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吏述焉叔孫鄭産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遷李離伏劒為法而然



史記卷一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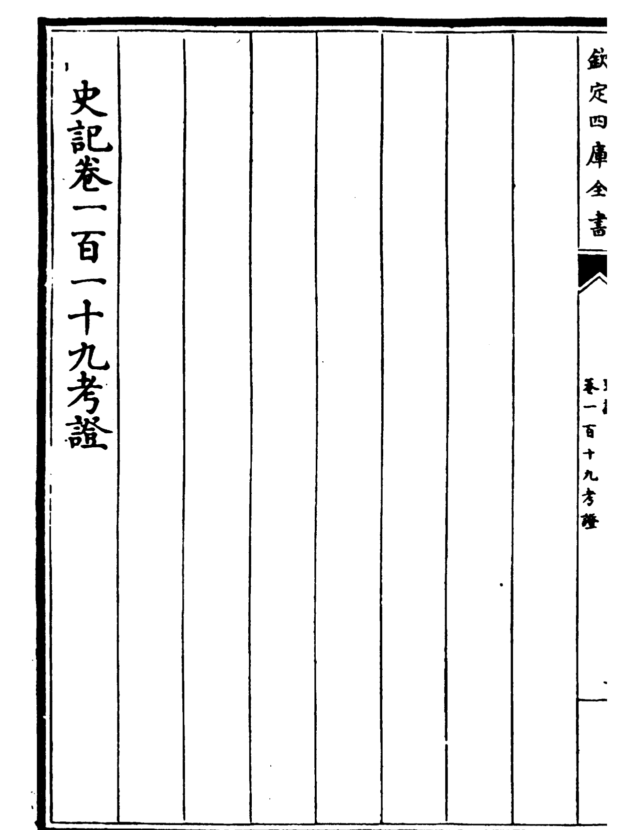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循吏列傳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呂氏春秋進孫叔敖者沈尹莖

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韓詩外傳作其弟諫曰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呂氏春秋作石渚

失刑則刑失死則死○韓詩外傳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史記卷一百一十九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集解文穎曰六

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以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顔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為人也集解應劭曰傅栢梁人為孝王將素伉直索隱傅音付人姓栢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集解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集解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集解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集解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集解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厠也厠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集解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集解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匃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

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貰音時夜反貰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集解如淳曰按三輔黄圖云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集解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集解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名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名君矣索隱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名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集解如淳曰舞猶弄也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集解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

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集解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假宏索隱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集解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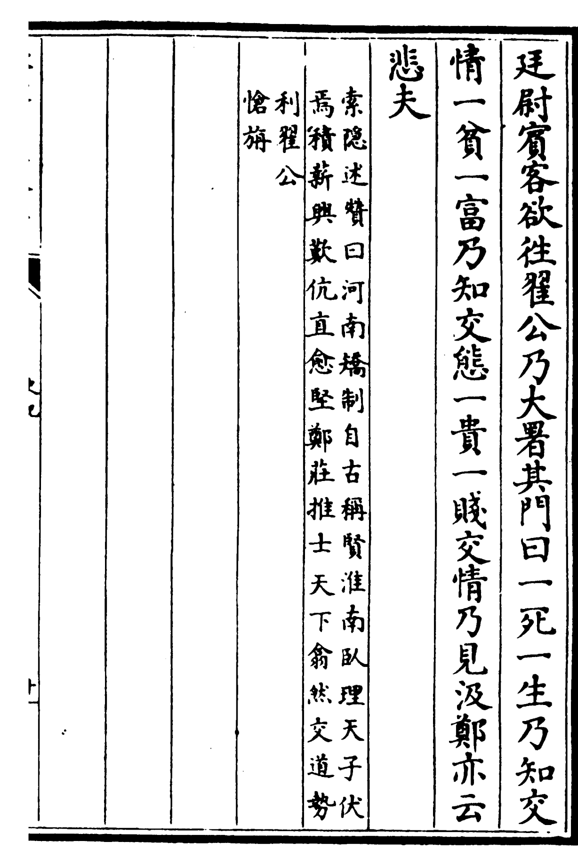
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集解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集解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可以請賓客索隱置即驛馬謂於置着馬也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賔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集解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集解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集解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榷榷者獨也言國家獨榷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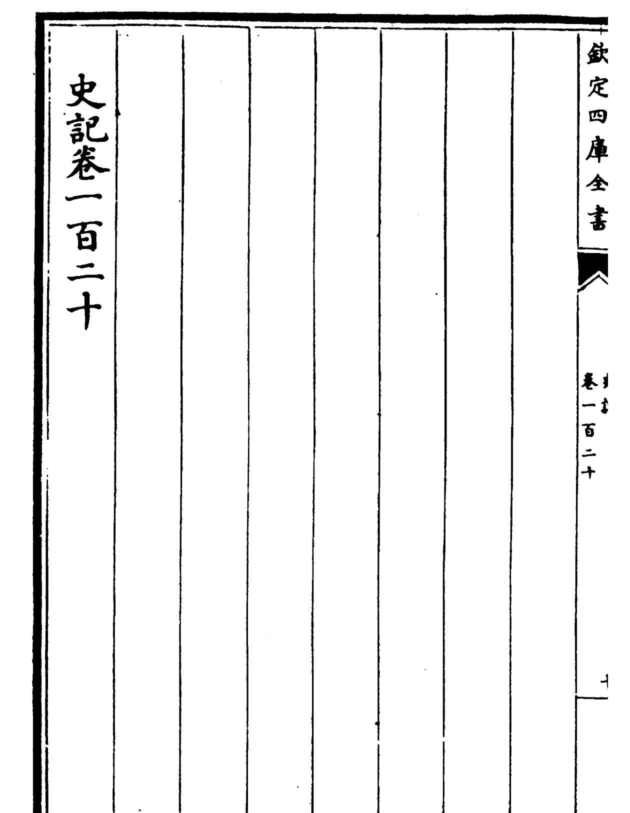
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集解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落猶零落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集解徐廣曰邽一作邽索隱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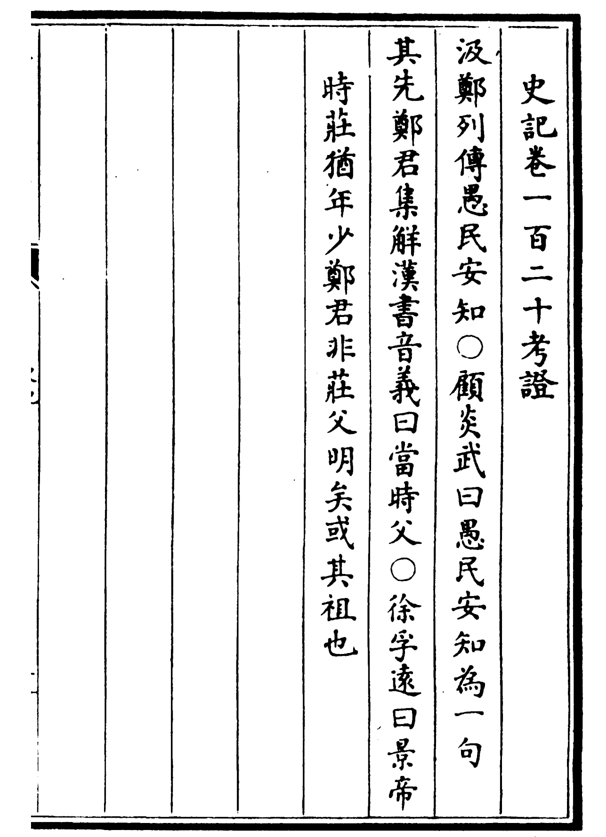


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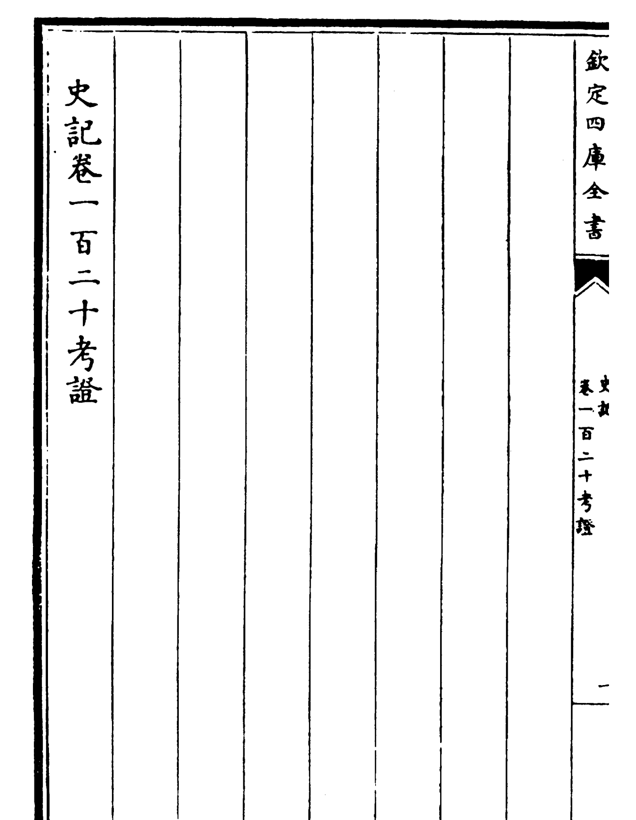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二十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汲鄭列傳愚民安知○顧炎武曰愚民安知為一句

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集解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集解駰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正義顔云今新豐縣温湯之處號愍儒鄉温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温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

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集解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

索隱適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

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

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集解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

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集解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鬰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與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集解駰案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案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括地志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璧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集解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集解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集解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黙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集解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　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寛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

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

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

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

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集解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

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集解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集解駰案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集解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索隱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

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寛兒寛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寛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謂兒寛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寛寛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

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漢書作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公戶姓滿意名也索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

單音善單姓次名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集解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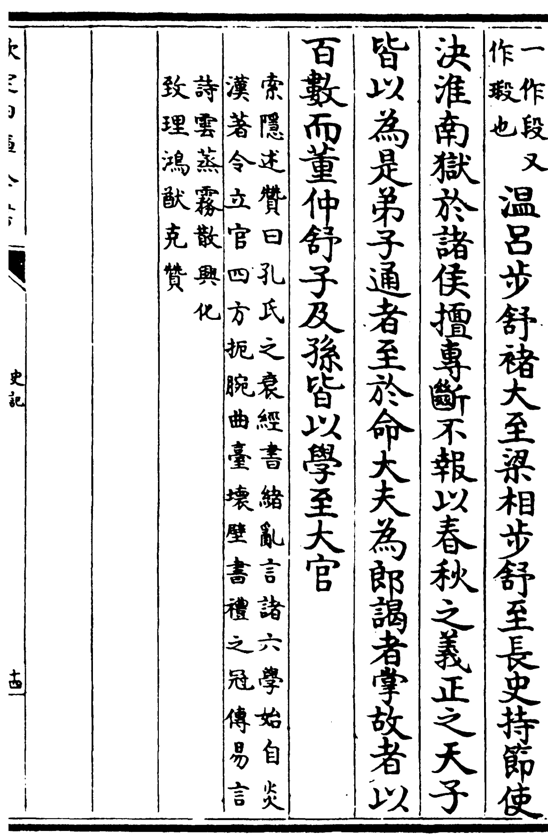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集解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集解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集解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集解駰案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集解徐廣曰殷



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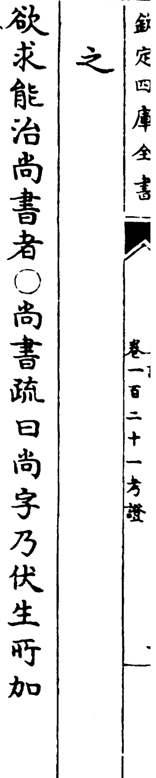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儒林列傳胥靡申公集解徐廣曰腐刑○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隷也靡末也胥靡末隷微賤之人腐刑無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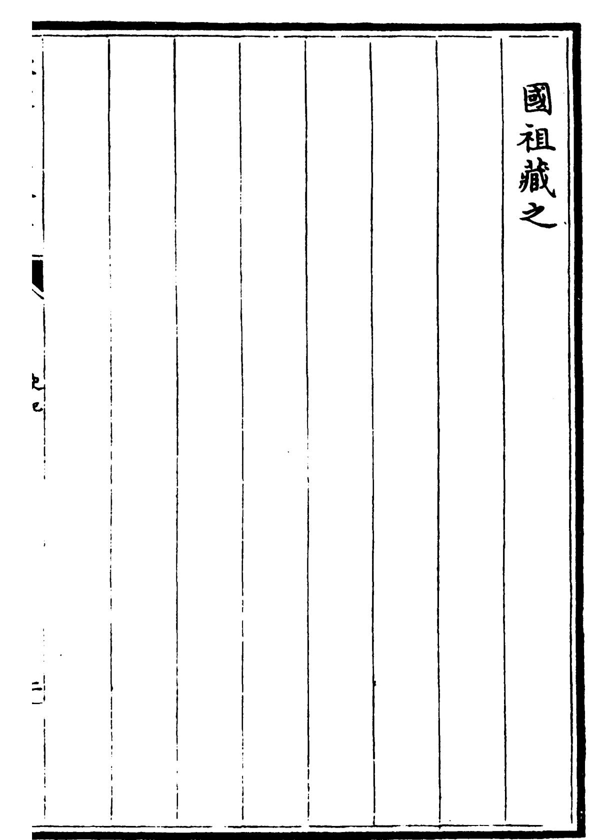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駰謂比儒生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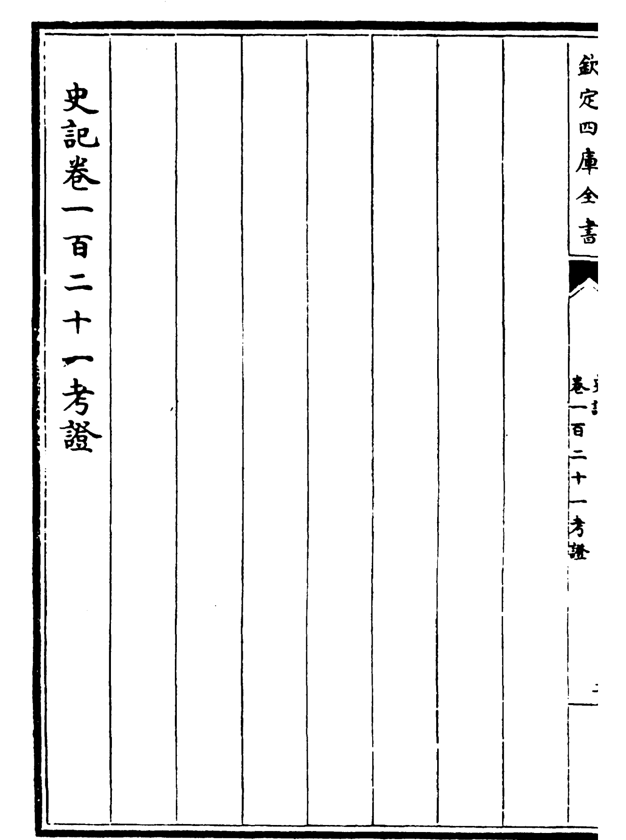
之

欲求能治尚書者〇尚書疏曰尚字乃伏生所加

孔氏有古文尚書〇臣照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



國祖藏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八第十二頁後八行此及後守武闕正義末皆有闕文二字葢舊本以正義有缺故注此二字各本涵入正義中今作小字旁寫

考證第一頁後三行四行而令後人不敢效也刋本效訛郊今改

卷一百十九第三頁前八行書什伍什伍相保也下什伍兩字疑誤

卷一百二十第三頁後四行孟康曰刋本康訛東

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賈人與市者刊本賈訛買今改

第六頁前五行應劭曰刊本劭訛邵今改

第九頁前七行僦音即就反刊本即訛郎今改

卷一百二十一第二頁後二行齊魯之間刊本間

訛門據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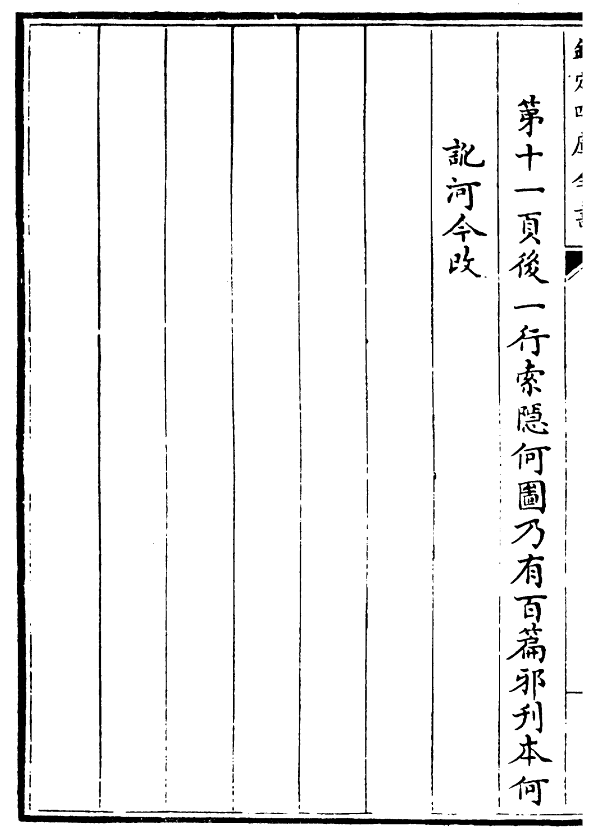
第二頁後五行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

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右相

傳以爲秦阬儒處也刋本湯訛陽三里訛三百里以下脫爲字據漢書儒林傳注改

第六頁後二行入見高祖於魯南宮據正義引括地志及鄭康成泮宮說觧之則南宮疑當作泮宮

第十一頁前八行孔臧與安國書云刋本脫書字據毛本索隱增又臧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刋本脫惟字據索隱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索隱何圖乃有百篇邪刊本何訛河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集解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爲圜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索隱應劭云削琱爲樸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集解徐廣曰屬河東索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括地志云故楊城

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索隱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癇病也索隱荀悅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集解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忠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集解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集解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數音所注反皆步若周之司馬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顔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脱詐刻傳出關索隱解音紀買反脱音他活反謂脱鉗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宗家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

稷所封漢集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令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集解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集解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集解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

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集解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集解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没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索隱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没正義此二說非也按乾没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内不合爲没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集解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集解李奇曰亭平也索隱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爲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集解韋昭曰在板絜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正義按謂律令也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奏事卽譴湯應謝集解徐廣曰鄉上一作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正義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卽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集解徐廣曰詣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瓚曰謂常見原罪常釋聞卽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集解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集解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元狩二年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産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

與告人徐半入官謂縣出此令用鋤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集解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
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
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集解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太官之别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集解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名反索隱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刼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李奇音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

姁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姁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陵轟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隷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集解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

爪牙之吏任用邊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脱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脱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脱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爲解脱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温舒爲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縳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

索隱卒音七忽反

嗛之集解徐廣曰嗛音銜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集解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

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者陽陵人也集解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集解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内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旁郡國梨求索隱梨音犂犂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徙諸名禍猾吏集解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戍集解徐廣曰一云麻成闕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内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茌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

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集解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畧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集解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

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駰案服䖍曰焄音熏索隱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

丈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集解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集解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正義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集解駰案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正義令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南陽杜衍人索隱地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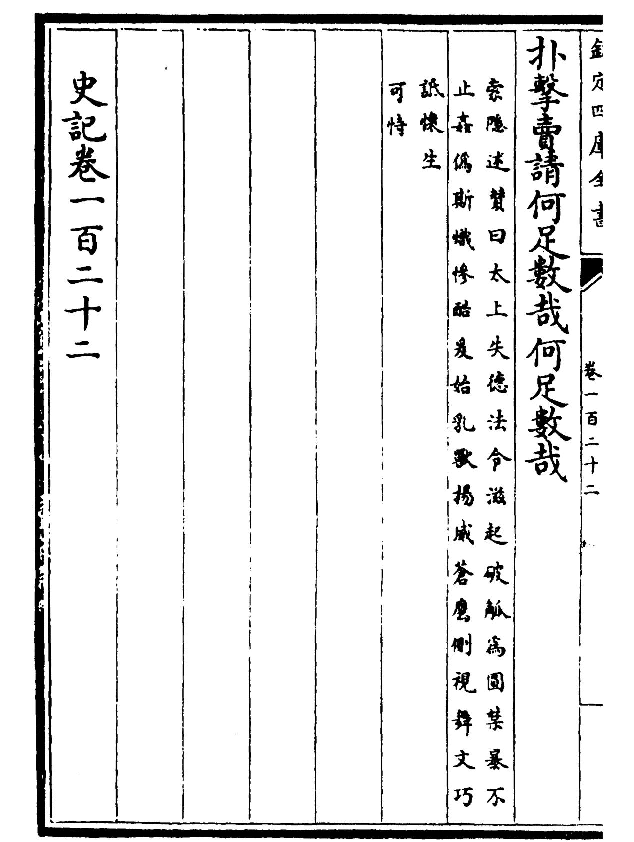
史使案邊失亡集解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集解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次至也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集解張晏曰詔書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集解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蝮音覆蛇鷙音至鷹爲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懐生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

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卽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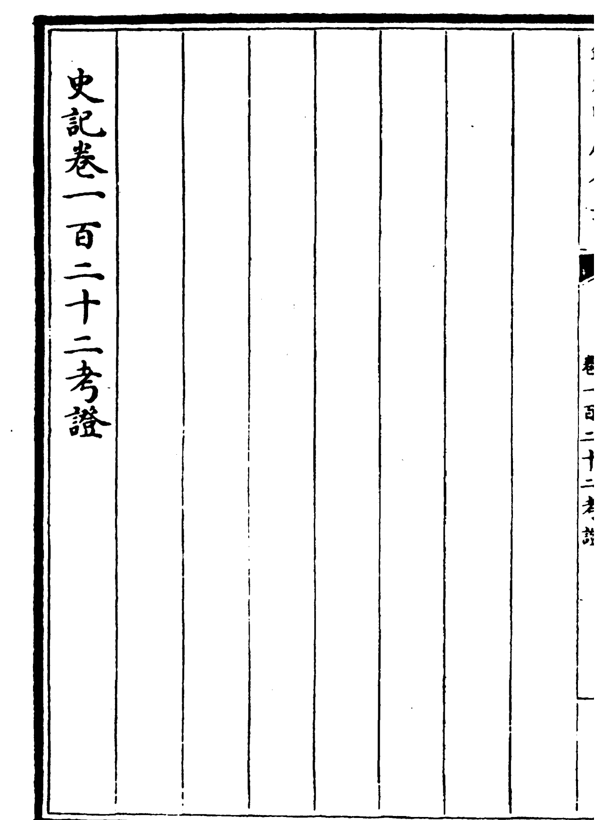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

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内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内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臣照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韋不深尤馬

大宛之跡正義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于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閒是也以其頭爲飲器集解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

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更經也音䕫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集解騆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

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爲發導驛抵康居索隱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嬀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旣臣大夏而居

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正義旣盡也大夏國在嬀水南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小顔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爲疏者也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貊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集解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内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索隱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爲人彊力寛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子也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集解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窴三百里索隱扜罙國名也音汙彌窴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苟悦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卽罙也則拘彌與扜罙同是一名也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

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集解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宫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

面索隱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横行爲書記索隱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墻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泰云定重參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絶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
也

條枝索隱漢書作犛靬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鵰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魏畧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

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源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

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集解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

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黄髮如青緑乳有青色爪赤
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
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
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
處琉璃上有太子脚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
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
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
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
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
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隷屬凡二十一天
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
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
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
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
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
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内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罘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正義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

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正義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集解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胙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氐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有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顔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漢書父名難兜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集解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嗛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

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

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集解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集解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集解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諭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集解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集解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集解李竒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初郡謂越嶲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集解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集解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集解徐廣曰恢亦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集解徐廣曰爲中郎將數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

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集解駰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瓚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頾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集解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集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絶遠無穀草正義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絶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集解如淳曰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

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集解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集解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集解晉灼曰易輕為外國笑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晩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
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
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
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集解驅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眛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爲眛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眛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集解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集解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窴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窴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

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効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内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絶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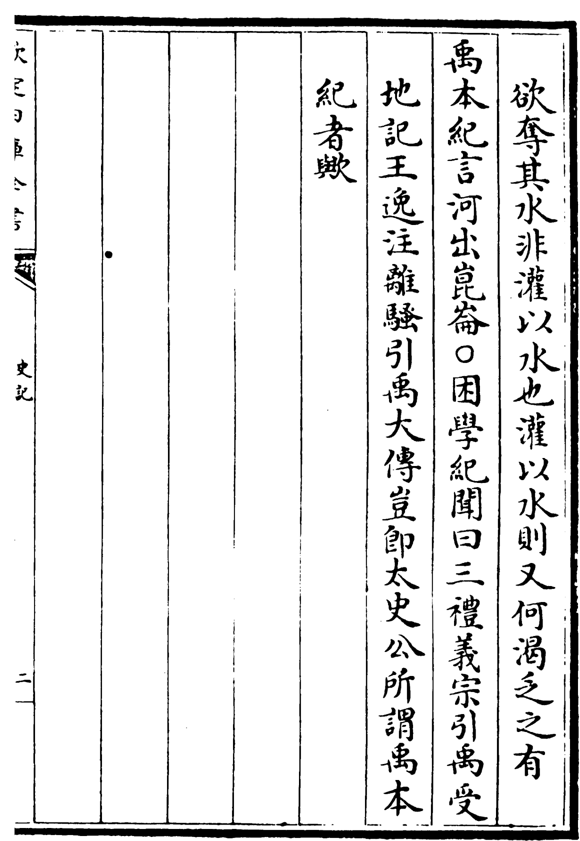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𮗚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少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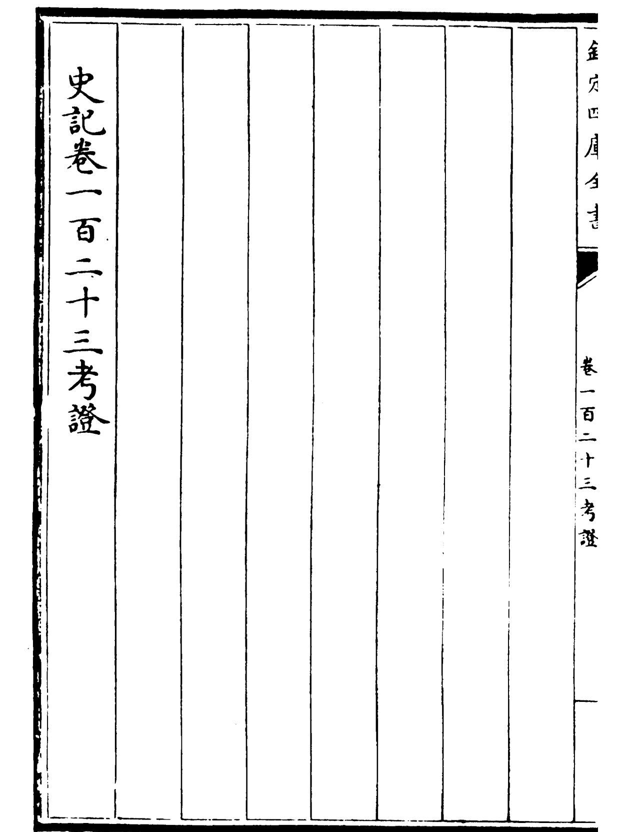
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臣照按兩空字或作穴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穴字耳水穴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



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二第七頁後三行索隱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各本俱脱索隱二字據毛本索隱增

卷一百二十三第一頁後二行正義在索隱之前檢諸本俱然蓋沿舊誤姑仍之

第二頁前三行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據集解不釋故字索隱及漢書張騫傳俱無故字此故字應誤衍

第四頁前七行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案漢書西域傳鹽澤下有去字

第六頁前四行南乘海刋本南訛自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五行土多金銀奇寳刋本多訛地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七行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案爲字下當有脫文

第七頁前一行秦云定重參閭門樹皮也案此句

疑有脫誤

第七頁前六行植之滋息無極刊本植訛擲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索隱當在上節末庵蔡黎軒下諸

本誤移於此姑仍之

第八頁前一行既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案史本

文無安者二字此葢誤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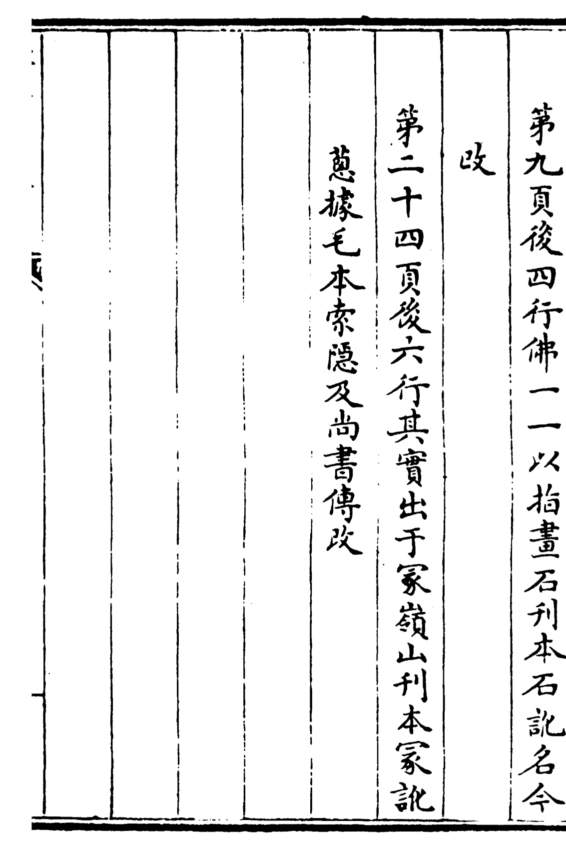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二行西有弱水流沙刊本沙訛水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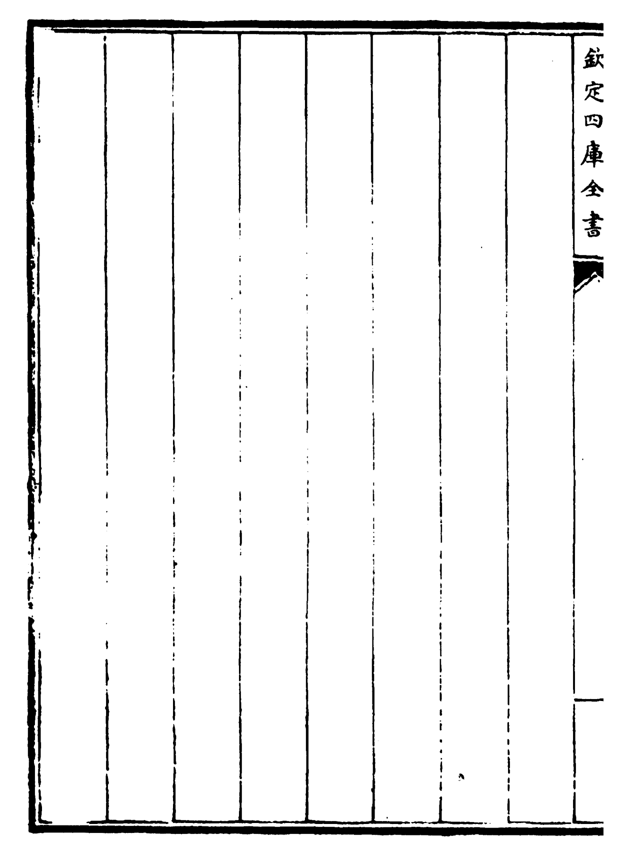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三行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云檢大荒西經無此文覲下云與大荒西經合則此非大荒西經明矣四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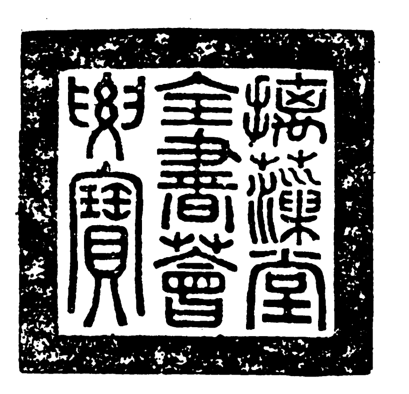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五行弱水源在女國北刋本源訛流據上文改

第八頁前七行此皆據漢括地論之案此句有訛脫

第九頁前一行爪赤如銅刋本爪訛瓜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佛一一以指畫石刋本石訛名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其實出于家嶺山刋本家訛蒠據毛本索隱及尚書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